

中國人民大學叢書

無敵三勇士

短篇小說選

新華書店發行

無敵三勇士

短篇小說選

等 羽 白 劉 者 著

店 書 華 新 者 版 出

號一路鄉新路北川四海上

廠 刷 印 華 新 者 刷 印

號九八四路康西海上

士勇三敵無

版初月九年九四九一
版再月一十年九四九一

· 者 輯 編 ·

社 書 藝 文 人 中

權 · 版 · 有

0128

5001-1,5000(S2)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 本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

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目 録

『四丘平』……………	譚 虎 一
真假李板頭……………	劉 石 三
生長太……………	胡 田 元
無敵港勇士……………	劉白羽 五
政治要目……………	劉白羽 壹
戰火紛飛……………	劉白羽 叁

『四斤半』

譚 虎

『四斤半』像持槍一樣提着自己的鰓頭，離別政治委員；政委送到門口，微笑着重複剛才的話：

『一定得到一營去創造一個模範班、模範連啊！』

『記着的，記着的！』

『四斤半』行了一個舉手禮，政委伸出手來，『四斤半』有點侷促，帽簷上的手還沒有回到右腿上，就飛去捉住那隻手了，握得很緊，然後退後幾步，再敬了一個軍禮，走出了司令部。

他的背包快要從肩膀上滑下去了。他放下鰓頭，兩隻手捉住背包的繩，用力向頭頂靠緊。不提防繩子勒住了左胸前的獎章，發出了輕微的金屬響聲，他的心弦跟着震動了一下，他以爲延安

發給他的獎章，滾到地下去了。他鉤頭一看，却還好，四個獎章仍然在胸脯上閃着光：兩個圓的，一個菱形，一個長方形；四個都有毛主席的像，都寫着「勞動英雄」四個字。

「四斤半」噓了一口氣，擡上鐵頭，又往前走。他覺着這把鐵頭現在輕得多了，要是去年開荒時也這麼輕，至少可以少流幾滴汗。但他隨即又這樣想着：要真是那樣的話，又有什麼好呢？不用說這把鐵頭去不了延安，連我「四斤半」也不會這麼出名……。他記得去年開荒時，團裏特別給他打了一個鐵頭，四斤半重，連上的人又羨慕他又嫉妬他，就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四斤半」。「四斤半」揮動四斤半的鐵頭，去年一年單獨開了一百一十畝生荒，名氣就更大了。他的這把鐵頭，開荒以後，只剩下了三斤七兩，延安生產展覽會，特徵集爲展覽品之一。英雄的鐵頭跟英雄自己一樣，在廣大羣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個聲音又在他耳朵裏響起來了：「到一營去創造一個模範班，模範連……」他聽得清清楚楚，是政治委員的聲音。去年好容易在二營搞好了一個班，有了一些基礎；如果今年不調動，仍回二營，創造一個模範連，還多少有點把握；可是，政委一定要把他調到一營去，政委說：「二營勞動英雄多，創造模範班，模範連，不算難；調你到一營去，要在一營也創造模範單位出來。英雄的本領，應當是「英雄到那裏，那裏就出現模範單位」。他對這個任務感到就心，一來人

生面不熟，二來他去的連又是工作比較薄弱的連。他問自己：『我有多大本事呢？連長指導員搞了年把兩年，還沒轉變好，我一個戰士，一去就能轉變好嗎？就能創造模範班模範連嗎？延安這麼看得起我，首長這麼看得起我，叫我去創造一個模範班，完不成任務，丟人哪！……』他感到臉上有一股熱氣，熱辣辣地；對面迎來一股風，把這股熱氣吹跑了，路旁一棵杏樹枝上的殘雪，隨風掉下來，一片正好打在他的臉上。這一來，把他的思路打斷了，他看見周圍的景物：深溝的雪仍然很深，山嶺上却可以看見片片的黃土，左邊是一片梢子地，那是狼牙刺。他似乎聞到了一股土地的香氣。

『我剛才在想什麼？』他問自己，『創造模範班？對啦，創造模範班！我四斤半今年就累死在地裏，也要創造一個模範班出來！一定要爭這一口氣！』

二

小莊子外面靜靜的，狗也蜷伏到窩內去了。

『四斤半』走近出烟的窖洞，只有右邊的窖裏，一頭正在嚼着草的毛驢，拾起頭，帶着疑問

的神氣望了他一眼。

他一直推開幕門走進去：『老鄉！借火抽口烟。』他一面說明來意，順手把鐵頭從肩上滑下來，攔在土炕邊。室內只有三口人：一個中年婦人，盤腿坐在炕上納鞋底；旁邊，靠窗戶是一個男孩，手中拿着一本『莊稼雜字』；炕頭灶旁，一位中年男子坐在一條短凳上，嘴裏含着一支尺來長的烟管。他向進來的人瞟了一眼，不見政府來的『公家人』，而是一個『當兵的』，衣服穿得整整齊齊，一身灰色，只有帽子是黃呢子的，紮綁腿，結帶帶，揸背包，可沒有帶槍，帶着一把鐵頭。

他從嘴裏抽出烟管，左手掌把烟嘴子擦了擦，送給客人，冷冷地說：

『吸吧。』

『四斤半』從口袋裏抽出一包紙烟，回答說：

『不，我有烟。』抽出一支先遞給老鄉，『吸這個吧！』

『不，不，不。』

兩個人爭議的時候，炕上的小孩子忽然有所發現似的，從炕上滾下來，拿起『四斤半』的鐵頭喊：

『大！媽！看，好大的鐵頭！』

大站起來，從娃子手裏接過鐵頭，提兩提，似乎是誰也不問的說：『怕有三四斤重吧。』

『三斤七兩。』鐵頭的主人吐了一口烟。

老鄉把鐵頭，這樣看那樣看，鐵頭已經用薄了，兩面都發亮，鐵把也是光溜溜的，在握手的地方凹進了一個深槽。

『你們隊伍上同志真『掙』，鐵頭都是這樣重！』

『這就算重？』

『不重？三斤……三斤七兩是不是？三斤七兩，自古沒有過。娃他媽怕也提不起來，提起來怕也掏不下兩下。』

『說我呢？你能掏幾下？』她笑問着。

『我們隊伍上，還有更重的呢！』

『聽人言傳過，說一營有個勞動英雄，叫『四斤半』，四斤半，可不是說他身架四斤半，哈哈，是說他的鐵頭四斤半，都說那『四斤半』掙得很，一天掏六畝地，把牛都氣死了，是真的麼？』

『四斤半』高興得要笑起來，但他仍壓抑住笑，說：

『我也聽過的。』

『還說他昨年開了一百一十一畝生荒，當了特等勞動英雄，去見延安毛主席呢？』

『對，對！他那把四斤半鏟頭，開完一百一十一畝生荒後，剩下三斤七兩了。』

『真的？』老鄉懷疑的問。

『真的！我親眼看過。那個鏟頭還送到延安開展覽會呢。』

『有福氣！咱們也見見四斤半才開眼界啦。』

『有啥看的，看不是跟我們一樣。』

『跟你們一樣？』老鄉從頭到腳打量着『四斤半』，發現了他胸上的四個獎章。

『對，跟我們一樣。』

『你的鏟頭，也是——也是三斤七兩！』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老鄉滿臉都笑了，但他的嘴還沒有笑，兩眼看定穿軍服的：『你——你就是——就是『四斤

半』！』

『四斤半』微笑着搖搖頭。

『大，是的。』小孩蹣跚着腳伸長頸子，兩手抓住『四斤半』的衣服，注視着他的獎章——牌上寫着『勞動英雄』呢，我認得。』

全室都歡騰起來，笑着，婦人手裏的鞋底掉到炕上去了，蟻伏在角角上的狗，這時也站起來，嗅着，搖着尾巴。

『……有眼不識泰山，好我的『四斤半』呢！』

『四斤半』拿着鐵頭就要往門外走。小孩拖着他的腳，大人拉着他的袖，女人搶着鐵頭，黃狗攔住在門口。

『好我們同志呢——不忙走，不忙走，吃了飯去。』

『好容易才看到勞動英雄呢！』

『不准走！不准走！』

三

『四斤半』到了連上。連長叫九班長來，領他下到第九班。

全是生人，全是冷淡的面孔，只好跟班長拉話。他解開背包，拿出一盒新烟，給班上同志每人遞一支。

『勞動英雄特殊化，連鐵頭也特殊化！』說話的是一個黑臉瘦個子。他把『四斤半』的鐵頭提了一下，又輕蔑地放回去，因為力量用偏了，鐵頭把睡到地下去了。

『我說黑猴！也給你這樣的一把鐵頭，你能當上勞動英雄不？』

『勞動英雄！——勞動狗熊！』黑臉瘦個子回答。

『四斤半』知道這個黑臉瘦個子，就是叫作什麼『黑猴』的，很注意地看了他幾眼。

『你不是狗熊啦！你是猴熊！』

『哈哈！』一陣笑聲波動着滿室的紙烟的烟霧。

『四斤半』不理會他們，又從背包裏，取出一疊筆記本，一打鉛筆，交給班長，說：『冬訓好學文化，這點小意思，送給班上一人一樣。』

黑猴作了一個鬼臉，輕聲說：『學文化罰苦工啦！』

『四斤半』取出六條肥皂。

『一個人一塊。』

『這還用得着。』黑猴說。

這時窗外來人去擠了一堆人探頭探腦。

『聽說二營的勞動英雄四斤半來了。』

『四斤半在二營當勞動英雄，跑到我們一營來，騷情什麼！』

『人家來轉變我們呢！』

『慫！』

窗外每一句話，都像針一樣，刺着『四斤半』的心，黑猴的膽更壯了，跑到『四斤半』跟前，手插在大腿上，站着騎馬式，腦袋在獎章前左擺右擺，開着難堪的玩笑：『啊哈！勞動英雄牌牌呢，一個，兩個，三個……』

『四斤半』的臉緋紅着，但他並沒有發脾氣，他轉過臉去，偷偷的把四個獎章都取下來，放進掛包裏。

『少講些怪話好不好！』班長吼着黑猴，又轉向『四斤半』。

『筆記本鉛筆都分給他們，肥皂你自己留着用吧。都困難。』

『不——這都是邊區政府發給我的獎金買的，小意思，大家都辛苦……』

夜裏，『四斤半』好久都睡不着，他想着政委的談話，創造模範班；想着在延安得到的光榮，想着途中老百姓對他的景仰，想着黑猴他們對他的諷刺，這幾個場面，好像幾張照片一樣，在他的腦海裏倒來倒去。他想，要創造模範班，首先要幫助黑猴轉變，黑猴的思想沒有搞通，不知道勞動英雄真正的光榮，要這樣……去宣傳他，要這樣……去幫助他……

『共產黨員面前沒有困難。困難跟共產黨員在一起，只有困難投降，沒有共產黨員投降的事！』他告訴他自己。

雞開始叫起來了。

四

隨着土地的解凍，空氣的日漸溫暖，班上跟『四斤半』的感情，也日漸融洽起來了。

自從開荒以來，『四斤半』就和黑猴在一個組上，黑猴總是把『四斤半』當成新鮮東西來研究着，問長問短，問這問那。『四斤半』把在延安開勞動英雄會議看見的，遇到的，聽見的，都

告訴他，他聽得神往。……

「一個勞動英雄，比誰都還吃得開？」半晌，黑猴嘴裏迸出這麼一句話來。「四斤半」沒有答覆他，他又加上一句：

「那個見過毛主席？你却見了，還握了手！」

「那有什麼，只要努力，今年當上個勞動英雄，一樣去延安見毛主席！」

「不行，」黑猴說，「我嘴巴不好，愛說怪話。」

「今後說怪話注意點就是。咳，你那樣大塊大塊的，要打碎，現在有潮氣，好打，以後乾了，就難了……咳！」

「四斤半」挖出一根梢子，右手提出拋到坡下，那裏驚動了一隻野雞，「撲嗵」飛跑了。

黑猴看見「四斤半」滿臉流汗，顏色也不紅，似乎不舒服的樣子，但他仍一鏟一鏟的挖着。

「你歇歇吧！」黑猴說。

「不，還是慢慢挖吧。今天少挖點，挖上三畝，拉平下來，我們每人一畝半。」

黑猴受了很深的感動，不好意思的說：

「我們還是分開挖吧！」